

卡拉瓦耶沃国营农场的人们

列别傑夫著



时代出版社

1262

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的人們

蘇聯 列別傑夫著

李 忠 漪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V. Lebedev

PEOPLE AT THE
KARAVAYEVO STATE FARM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4

內 容 提 要

在莫斯科全蘇農業展覽會的畜牧館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全蘇聞名的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的展品。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坦尼斯拉夫·斯梯曼為首的農場工作人員，培育出大角牛的一種新品種，那就是著名的“科斯特羅馬”牛種。這種牛的特點是身體重和產奶量高。1953年，這個農場每頭母牛的產奶量平均是6,120公斤。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的成績是該農場多數勞動者創造性努力的結果。

這本小冊子概述了他們的工作。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6年4月北京初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12/32 字數：47千字

1—4,000冊 定價(7)0.23元

統一書號: 16013 · 19

定 价: 0.23 元

目 次

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	2
斯坦尼斯拉夫·斯梯曼·····	11
擠奶員尤麗雅娜·巴尔柯娃·····	29
兩 代·····	37
卡拉瓦耶沃的青年·····	43
牛羣的保衛者·····	54
在草原上·····	58
各集体農莊中的学生和追隨者·····	64

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

寬闊的卡拉瓦耶沃山谷，位於蒼松成蔭的山丘上一塊林中空地的旁邊，彎曲的辛第加河從它底部流過。國營農場眾多的建築物散佈在河的兩岸：北面，河的右邊，是“中央農場”；左邊是國營農場的新鎮區。在這裡可以看到牆壁白得發亮的大牛舍和有鋅板或石板房頂的磚砌的住宅。再過去一點，四面都是田野和草地。它們伸向北方和西方，一直伸展到隱藏在天邊的一抹羣山后面的伏爾加河。

站在其中的一座小山頂上，眼力好的人可以看見另外一些建築物。那是“第二農場”，可以說是國營農場的前哨，在那裡，飼畜革新家和米丘林學說的實踐者斯坦尼斯拉夫·伊凡諾維奇·斯梯曼，正在飼養一羣初生的雪白的牛。

卡拉瓦耶沃的人們聚集在一塊林中空地上開會，歡樂地慶祝傳統的春季播種結束節。男女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們的金星勳章、各種各樣的勳章和獎章在陽光下閃爍着。綠色的草地上鋪着白布，電唱機放送着音樂；管樂隊在貨車上調弄着樂器；而樹蔭下，村合作社經營的售貨處真是生意興隆。

有些人在跳舞，有些人在唱歌，还有些人在專心地交談。出席慶祝會的有國營農場場長米哈依爾·尼古拉耶維奇·維特慶金、斯坦尼斯拉夫·伊凡諾維奇·斯梯曼以及由科斯特羅馬區和鄰近的先進集體農莊來的許多客人。

圍着地上白桌布坐着的一些人的話題，轉到了卡拉瓦耶沃人的成就上來。

“我們已經獲得了許多成就。我們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得過勳章，至於獎章，差不多每人都得過。我們家里都有電燈，浴室和電話。我們有一所二層樓房的學校、一所醫院、一個幼兒園、一個託兒所，還有郵局和俱樂部。我們已經獲得了我們想要的每一樣東西。”

說話的人，格利高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索茨柯夫，是國營農場的獸醫助理，他的話被國營農場的電鋸技師基里洛夫打斷了：

“等一等，格利高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這就要看人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了。有的人也許希望元宵會自己跳到他們張着的嘴巴里去，這樣他們連一個手指頭都不必動了。不會有人這樣想嗎？”

“不會，只要他們是蘇維埃人，就不會這樣想，”索茨柯夫的儿子，農場工會委員會主席米哈依爾插嘴說。“很久以前果戈里就已經嘲諷過有這種‘需要’的人了。”

但是基里洛夫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他的問題含有更深刻的意義。此外，他沒有想到米哈依爾會插進來說話。這個年青人還不見得比他自己的兒子年紀大呢。

“像那樣的人，我的孩子，在果戈里死後很長一段時期里還顯得怪有精神呢。但是我所想到的是：我們不應該僅僅追求個人的享受。我們必須盡量從各方面想辦法改進生產。你以為我們已經作了我們所能作到的一切了嗎？就我來說，我在鋸木廠里就想

望着許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留到下次生產會議上再談吧，”米哈依尔嬉皮笑臉地反駁說。

这位技師也許不太喜欢年輕的索茨柯夫說話時这种輕浮的腔調，然而現在大家情緒都很愉快，不是爭辯的時候，所以基里洛夫只是警誡地搖了搖手指，說：“你不應該拖延討論这些特別与你有關的需要。”

米哈依尔立即警惕起來：

“哪些需要？”

“看一看这周圍，米哈依尔。你看見了什么——樹林，是嗎？”

“是——是的，”青年人小心地說。

“我們現在像傳奇中的强盜似的，在樹林里欢宴。难道你以為这對於我們卡拉瓦耶沃人，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是一个合適的地方嗎？要是咱們有一个可以在里面举行野餐的休息公園，这对工会委員會是会不会有任何害处的。場長就在你旁边，去跟他談談这件事吧。”

但是不需要去告訴場長——他已經聽見基里洛夫說的什么話了，虽然他假裝沒有聽見。这位技師的話使他沉思起來。

当維特慶金來到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担任場長的時候，他看到这是一个大規模的企業。三十多年前，濃密的西伯利亞式的森林从这里伸展到十几英里以外的科斯特羅馬，可是，現在这里已經沒有一塊未經開墾的土地了：这里的全部土地都已經用來滿足農場的主要需要，用在供应牲畜需要的各种飼料上面去了。

除去青草和質量優良的乾草外，一个畜牧場还需要大量的

多汁飼料——塊根作物和馬鈴薯。这个任务由於实行一种特殊的七区輪种制而得到了解决：一区种一年生草，三区种苜蓿，一区种谷物，一區种塊根作物，一区种馬鈴薯。

國营農場的人員在飼料上如此經心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羣平均產奶量約为6,500公升的“精选的”和“創紀錄”的乳牛，並不是尋常数量的飼料所能維持的——这羣乳牛每头的一生總產奶量都是12万公升。这些都是世界紀錄。

牛奶的生產量在卡拉瓦耶沃特別高；有些乳牛在它們的第一次授乳期中，產奶量就在8,000公升以上。卡拉瓦耶沃農場的乳牛創造的產奶記錄，推翻了普遍認為母牛在第一次生產後必須再過五、六年才能大量產奶的陳旧見解。

但是这还不是極限。斯坦尼斯拉夫·斯梯曼正在給自己和整个卡拉瓦耶沃農場規定新的和更高的目标，如延長牲畜的寿命，飼养出能經常大量產奶的乳牛，以及創造世界紀錄。

因此，非常明顯，農場場長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建立飼料基地和開墾新的土地。

卡拉瓦耶沃國营農場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一切可用的土地。有兩個数字可以說明这一工作的規模：1932年，作物播种面積是650英畝，而現在已達3,210英畝，种植青飼料的草地还未計算在內。

但是，擴展土地面積是越來越困难了。东边的耕地已經緊靠農場的防護林帶。那是不能碰的。南边的地界毗連着鄰近的集体農莊的田地和森林。西边和北边是伏尔加河和科斯特羅馬城郊。

基里洛夫技師所提出的問題的確是一個難題。可是卡拉瓦耶沃人需要一個休息公園，却又不容否認；卡拉瓦耶沃的人口相當多——連新鎮區的人算在一起已經超過了2,500人。

在經常巡視卡拉瓦耶沃的耕地和草地的時候，維特慶金早已看到不僅是開辟休息公園沒有空地，甚至連農場亟需在不妨害牧草生產的情況下用以施行輪種制的土地，和建築新房屋的土地，也沒處去找。

維特慶金忽然想起一個好主意。他站起來大踏步地走到卡拉瓦耶沃地界盡頭的一個小灌木叢去。從這個灌木叢里傳來了斧頭聲和拔除樹樁所特有的聲響。

“喂！誰在那裏工作？誰是工作隊長？”場長喊道。

灌木叢分開了，中間出現了一個人的汗涔涔的面孔。

“又是您，奧古斯丁·伊凡諾維奇，”場長責難地說。“您自己來拔除所有的樹樁，好像我們沒有錢找人來拔掉它們似的。您客串的什麼？”

奧古斯丁·伊凡諾維奇·尤尼維爾從容地用手背擦掉臉上的汗，不慌不忙地說道：“為什麼要浪費金錢呢？我要在明天傍晚把這個小叢林拔光。”

對於不了解尤尼維爾的人來說，這好像完全是在吹牛；這件工作足夠整整一個工作隊忙上三天的。但是，像卡拉瓦耶沃的每個人一樣，場長深深知道尤尼維爾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這一點上，似乎应当向讀者介紹一下奧古斯丁·伊凡諾維奇·尤尼維爾。他是一個愛沙尼亞人，但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了很久，因此，你想起卡拉瓦耶沃時，就不能不連帶想起他來。

尤尼維爾是森林和木材供應部的主任；但是同志們戲稱他為“國營農場護林長和改良家”。

在林木方面，幾乎沒有一件事情是尤尼維爾不能作的。他很會使用測量儀器，甚至还發明一種精巧的計算尺。用這個計算尺，他可以算出牧草地里的草堆的重量，差不了幾磅，還能斷定任何一塊木材的體積。尤尼維爾經常在口袋里帶着這個計算尺，還有一個測量羅盤和一付卷尺。他在農場的森林中選擇開辟小路的位置，並親自砍除和清理樹木。在開墾土地方面，尤尼維爾已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卡拉瓦耶沃人從沼地叢林中奪取過來的一塊相當大的耕地，就叫作“尤尼維爾耕地”。

尤尼維爾是一位開荒的熱心家。林中空地里的樹根越紊亂複雜，他從拔掉樹根的工作中所得到的快樂也就愈多。但他因為總是親自作每一件事情而常常使場長生氣。一位“客串者”竟在做如此重要的工作，對於規模這樣大的農場來說，並不是很體面的事情。維特慶金就常常說：“國營農場的這位魯濱遜·克魯索^①，常常叫我很傷腦筋！”

雖然尤尼維爾時常觸怒場長，但場長對尤尼維爾在開墾工作中的經驗是尊重的。

現在也是這樣，當斧頭的丁丁聲把他引到這個叢林來時，維特慶金斷定他在这里會找到尤尼維爾。

“您覺得怎麼樣，護林長同志，要是我們在這個靠近舊蘇瓦洛夫邊界的雜樹叢里開辟一個休息公園的話？”

①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所著“魯濱遜飄流記”中主人公，因困居孤島，一切生活上需要的東西都由自己親手製作。這裏維特慶金拿他來比喻尤尼維爾。——譯註

尤尼維爾不是一個容易吃驚的人，但這時他驚訝地仰起頭來。

“可是我以為我們是打算拔掉這個雜樹叢來辟作耕地的哩。它將變成很好的一片地——37英畝多呢，”他說。

場長沒有告訴尤尼維爾，這是他經過長期思想鬥爭才打定的主意。對於一個時刻把擴展飼料基地當做主要任務來考慮的人來說，為了一個公園而放棄37畝耕地，實在是很难受的。不過，飼養牲畜畢竟不是他唯一關心的事情：他還要與黨的組織者安德烈耶夫和工會委員會主席一起負責卡拉瓦耶沃人的政治教育，並且必須設法使他們的文化要求得到滿足。

“讓我們來研究研究我們應該怎樣來作這件事，”場長說。

第二天，尤尼維爾就完全埋頭於場長如此意外地委託給他的新工作了。

工會組織宣佈在下個星期日進行義務勞動，於是國營農場全體職工，在農場管理處領導之下全部出動了。拖拉機開了來清除道路，卡車運走了瓦礫和裝送沙土。空中充滿了拉鋸的嗡嗡聲、斧頭的丁丁聲和人的歌唱聲。在一天之內，好像變魔術一樣，這個雜樹叢就變成一個有人行道、露天坐椅、講台和亭榭的漂亮公園了。

開辟了公園之後，國營農場的政治和文化工作得到了新的動力。現在有一個上等的管樂隊經常在公園的舞台上演出。它的領導人是華西里耶夫，或是柯斯加伯伯，像一般人習慣叫他的那樣。雖然華西里耶夫是科斯特羅馬區年紀最老的樂隊領導者，但他仍是一個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一个職業樂隊來表演也滿合適，”在試驗了音响裝置之後，他滿意地說。

公園是各种各样活動的場所：音樂會，報告會，運動會，还有各种集会。

这里是卡拉瓦耶沃人和附近村莊的農民們喜愛的地方。開辟一个公園的这个主意因此完全是合理的。

場長所負責的範圍很廣，他的任务的確也很繁重：他必須時刻照管牲畜和田地，机器拖拉机隊和馬廄，还有農場的各种副業經濟。他必須監督農場新鎮區的建設工作，另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需要他操心。

現在讓我們跟着他巡視卡拉瓦耶沃國營農場，看看在那裏正在進行着什么事情，同時也認識一下別的工作人員。

这里是建筑卡拉瓦耶沃新鎮區的工程師們，但是除他們之外，農場还有自己的工程師。他是彼得·華西里耶維奇·拉霍夫斯基，一个在72歲高齡还不知疲倦的人。農場所有經常的和重要的修理工作，以及農場的建筑工程，例如筑桥、修籬笆、開辟廣場，甚至檢查煙囪，都在他負責的範圍之內。他是最后宣告新鎮區建設工作已告完成的人。

場長得意的新建設是养雞場，谷物乾燥室和有屋頂的大打谷場。养雞場像牛舍一样大，就在近旁的寬敞的飼养場上，有許多白色萊亨雞，多得好像地上蓋上了一層雪似的。沿着飼养場的牆头罩着一層網，防止这些家禽逃跑。

在有屋頂的U字形的打谷場里，打谷机、乾草堆和谷物受到很好的保護，不會被雨水淋濕。

这里是農場田間工作隊引以自豪的穀物乾燥室。它是完全根據工藝學的標準製造的——有通風設備，有乾燥爐和許多大的乾燥室。

“我們在乾草棚裏晾乾穀物的日子已經老早就過去了，”維特慶金說。

現在讓我們離開農場的工作廠房，包括鋸木廠、備有機械工場的車庫、乾酪製造廠和機械化的面包坊，到卡拉瓦耶沃的新鎮區去。

新鎮區是從舊住宅區的中心開始的。這裡，在舊花園的廣場上，過去舉行集會和青年人在夏天跳舞的地方，修建了可容200頭牛的兩所大牛舍，並且裝備着現代化的設備。

新鎮區緊靠着舊鎮區，是花了4年的工夫建設起來的，它有敞亮的，設備完善的住宅，可與科斯特羅馬區中心最好的房屋媲美。新鎮區位於一座平頂的小山上，一邊靠着一些接連不斷的湖沼，一邊靠着辛第加河。

淺溪上有一座堅固的橋通到新鎮區，那里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新的——從房屋的建築結構一直到電燈、電話和無線電轉播站的電綫網。

各種建築物——牛舍、儲藏室、家禽室和乾草儲藏室，沿着設計得很好的鋪石街道排列着，都圍着編得很美麗的籬笆。

大多數房屋都早已有了住戶，洋溢着一種安靜、舒適和清潔的生活氣氛。

壯麗的公共建築物，如農場辦公大樓、學校、醫院和幼兒園等，佈置在鎮區的中心。辦公大樓旁邊的廣場上正在建築一所兩

層樓的俱樂部，現在的俱樂部已經嫌小，不能滿足卡拉瓦耶沃人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了。兩旁磚房排列成行的大街從鎮區中心作扇形散開。卡拉瓦耶沃的居民區已移到西南方，留下舊中央農場附近的土地作為新的牧草地。

在夏天，卡拉瓦耶沃的雪白牛羣在陽光普照的綠色草地上構成一幅絢爛的圖畫。幾乎所有的牛犢在外貌上都有點像著名的“波斯魯什尼察”^❶，國營農場的第一個世界記錄保持者。它們從它們著名的老祖母那裏繼承了勻稱的外貌，任何人看到這些巨大的白色乳牛徘徊在牧草茂盛的綠色草原上也不能無動於衷。

卡拉瓦耶沃人是有理由以農場的牛羣而自豪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梯曼

在冬天，當天剛剛有點亮，一綫藍光開始透入黑暗的時候，或是在夏天，當小鳥在國營農場的蔥翠花園里開始啁啾的時候，就可以看見一個高大的、寬肩膀的人跨着大步向牛舍走去。卡拉瓦耶沃的每個人都認識他——他是斯坦尼斯拉夫·伊凡諾維奇·斯梯曼。他走路經常是跨着同樣大的步子，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均衡的和不懈不忙的。他走過國營農場廣場時也經常是取道同一條路線。只有他的服裝才隨着季節改變：冬天穿一雙帶套鞋的氈靴，一件厚的短外衣，戴一頂有護耳的帽子；夏天穿一件俄羅斯式的寬短袖衫，馬靴，戴一頂便帽。

❶ 乳牛名。——譯註

斯梯曼一天要巡視母牛舍和犢舍六、七次，如果有參觀團或訪問者的話，巡視的次數還要勤一些。巡視一次大約有兩英里路程，每天幾次巡視的路程總計約達10至12英里。這不是一個短途旅行，何況是對於一個65歲的人！但是他很健壯，對於工作的熱愛促使他每天都這樣作。

米丘林在80歲時，每天還要巡視他的着了魔術似的花園好幾次，小心地、仔細地研究着果木，這種模範行為鼓舞了斯梯曼在生物學上有所革新。的確，米丘林很可以隨時在他心愛的樹木下、叢林和葡萄架下，坐在為他安置的粗木凳子上和藤椅上休息休息，但是一再想觀察自己的發明的那種沖動，使得這位大自然的偉大改造者在他長期勞動生活結束以前沒有片刻安閑過。

斯坦尼斯拉夫·斯梯曼的年齡固然與偉大的米丘林的光輝生命結束時的歲數相差還很遠，但是毫無疑問，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獲得退休權了。然而，在卡拉瓦耶沃工作整整24年當中，斯梯曼一直是堅決地拒絕了每年的休假，更不用說到基斯洛沃德斯克、皮亞蒂戈爾斯克或索奇等休養地去了。

“休息嗎？”他會這樣回答他的妻子、朋友和同事們的責難或勸告，“難道我每天不在休息？我每天睡七、八小時的覺——當然，有時少一點，但是，一個人只有在厭倦他的工作的時候才需要一個長時期的休息。而我是永遠不會厭倦的。”

卡拉瓦耶沃所達到的產奶量是驚人的，這並不是誇大其辭。過去從來沒有聽說過一頭母牛在第一次產犢後就能擠8,500公升牛奶。舊法飼養的牛在第一胎授乳期中能產奶2,000到2,500公升就認為是好結果了，並且這還要按照一個特別的時間表來

餵料和擠奶。母牛在第6胎或第7胎時產奶8,000到9,000公升就認為是更了不起的成就了。可是在卡拉瓦耶沃，不僅是一頭母牛，而是很多母牛在第一胎就產奶8,000公升，而且這已經變成一種常規了。

過去從來沒有聽說過一頭母牛在20歲時還能產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約翰·波德—奧爾男爵在1949年宣稱，英國動物飼養專家們在夢想延長母牛的壽命到12—13歲，最高產奶量達到9,000—10,000公升，平均產奶量達到5,000—6,000公升。

假如約翰·波德—奧爾看到在卡拉瓦耶沃有相當多的母牛是20歲左右，並且仍然在產奶，不知將作何感想？卡拉瓦耶沃最老的母牛“克拉莎”和“奧普特尼察”都是一生總產奶量的世界冠軍，它們在產了12萬公升牛奶之後的22歲高齡時還在繼續產奶。

根據1945—48年的資料，在卡拉瓦耶沃產奶超過1萬公升的母牛在15頭以上：其中包括“尼特卡”，在第四胎時的產奶紀錄是12,000公升；“波莫西奇尼察”，在第四胎時產奶12,788公升；還有“列尼瓦婭”，在第六胎時產奶11,768公升。

最近幾年的紀錄還要高些，“斯赫瓦特卡”在第二胎時產奶1萬公升，含脂率為4%；“布里達”第二胎產奶紀錄達9,828公升。

當提到這些高額產奶量的時候，我們應當記住，許多年來，卡拉瓦耶沃工作人員所關心的是整個乳牛羣的改進工作。他們並不滿足於個別牛的成績。從成績紀錄表上可以看出，卡拉瓦耶沃母牛羣是有某些普遍的特點的……一類母牛打破了長壽的紀